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北平和談前的几个片斷…… 张治中（ 1 ）

回忆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集的
　　最后一次重要軍事会議实况…… 宋希濂（14）

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戰爭的回忆…… 陈长捷（21）

蔣軍辽西兵团的复灭…… 郑庭笈（41）

蔣介石破坏停战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的
　　实証…… 袁楣楚（54）

我和司徒雷登…… 叶笃义（57）

国民党軍队中的美軍顧問…… 王豢德（71）

蔣家王朝末日的狐鼠哀鳴…… 萧作霖（85）

袁世凱帝制活动与粤皖系之爭…… 周志俊（89）

遇变日記…… 金　梁（94）

进步党和研究系…… 华觉明（112）

关于进步党史料的补充…… 陈叔通（128）

我对許崇智了解的片断…… 周一志（130）

詐欺取財的万国儲蓄会…… 祝世康（138）

China

附注

对«我和司徒雷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进步党和研究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三页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七页

China

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断*

张治中

一　忽想退保西北

（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一上台，和谈空气显得更浓厚。先是孙科内阁在十九日提出“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为中共所驳斥。李这时发表宣言说：“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但是中共的答复是：等北平解放以后才能决定。我看这情形，和谈一时不得开始，就向李请求先回西北一行。他同意了，但说快去快来。照理说，和是我一贯的主张，到这时候我为什么又萌退志？真是说不出什么理由。不过看到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特别是孙阁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李一上台就想改组内阁，以刷新内政来收揽人心，促成和谈，他多次表示要我来担任，这是我所不愿接受的。于是我的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的意念更坚决了。回到兰州后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而且打电报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记得我是元月底回到兰州的。在这时候对于如何保全西北一事，除了在新疆有相当把握外，宁夏、青海两马是棘手的，甘肃也得下功夫。在二月七日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中，我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有长篇的大肚的讲演。除了叙述这三年来的和运

---

* 张治中先生近曾写出近百万言的《七十回忆录》，现将其中第六章第四节《北平和谈》的前六段先在本辑发表，题目是编者加的。

China

經过外，把自己一貫的主张坦白地和盘托出；末后指出我所以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这是为将来和平轉变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人心具有強烈的安定作用，但亦为少数頑固分子所暗中反对。

自己很想在兰州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話电报是不断地来催。在李的方面，当时他确实不会答应我置身事外。好些朋友們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談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貫主和，現在双方都愿意談和，你是不能規避责任的。"我自己也想：此时和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同时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使我对当前的和談仍然存了万一的希望。經过郑重考虑后，还是接受了李的邀請，在二月二十日飞回南京。那一天，南京气候异常恶劣，能見度只有二百公尺，云层既低，又有濛濛細雨。当时何应欽、白崇禧、李汉魂等都到机場迎接我。白还說："我听到半空飞机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二　溪口盘桓

我回到南京后，虽然北平已于元月三十一日和平解放，中共方面还沒有表示开始和談的确实訊息，只好住下来再說。就在这时候，我常常听到李宗仁的左右很憤慨地在发牢騷，說蔣表面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揮一切，和各方联絡，特别是对各地高級将領都联絡不絕。而李发表的七項措施，特别是釋放政治犯（指明张学良、楊虎城）根本做不到，因而說："我們管不了，就交还給蔣吧！总統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我看这情形不对，便动了劝蔣出国，以便李放手做去、促进和平，且对蔣个人亦属有利的念头。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事我曾和李和张群、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都表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刚好吴忠信也想去看蒋，我们两人就一道坐了飞机去。

那是三月三日，蒋还派了蒋经国到宁波机场接我们，转乘小车到溪口。蒋和我們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說："你們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紙已經登出来了！"（原来中外报紙都登出，說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現在正在劝蒋出洋云云。事后查詢，却是李宗仁对甘介侯說过，由甘传出去的；但不知道他們基于何种見解而有意外洩或者于无意中洩露，則不得而知。）跟着很气愤地說："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这几句話把我們的嘴巴封起来了，我們两人只有先說别的話把这問題擱在一边。不过既然来了，且住下再說吧。

当时蒋住在溪口雪窦寺妙高台，我們两人也住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天，以后回到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白天蒋和我們逛山水，其余时間就談話。上午談，下午也談，吃飯談，逛山也談，晚上围炉也談，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談，一切的問題差不多都談过了。当时我还作了一个記录，要点如下：

（一）关于和談限度及代表人选問題，我們曾请蒋表示意見，蒋反問我們有什么意見。我說："南京方面意見：中共所提八項的第一項，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关于軍队改編一項，認为应先决定全国軍队数額，然后研究双方軍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編成，并且在三年內分期逐步把全国軍队縮減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額，并且确实完成軍队国家化的目标。我們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分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領导

China

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問題，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議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轄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現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眞正趋于統一。至于其他各項，都可加以考虑。”蔣对这些意見表示首肯，不过認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我們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談代表人选，报上有增請张羣、吳忠信两位参加的传聞，吳当时堅决表示不愿干。蔣說：“不干也好。”我也表示不愿参加，蔣先說：“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說：“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脫不了。”又彭昭賢、鍾天心已經請辞代表名义，蔣說：“于北方籌的立监委員遴选最好。”

（二）关于党的問題，我們力言年来全国党务几乎已經完全陷于停頓，党的神經中枢亦呈瘫痪状态，如果长此拖延，恐怕会无形解体，应該切实整頓，团結并发揮革命組織的力量，达成新生的任务，对这方面有詳細的分析。蔣对此頻頻点首，并說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何健全本党，作具体詳尽的研究。蔣又多次表示他必竭力支持李宗仁，李現在負的責任就是他的責任，李的成敗就是他的成敗；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認識，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結。就是希望李、白先从心理上轉变，对他的态度有所改正。最后一再表示他不会再度出山，終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又說今年他当总統实在是一切失敗的根源。

（三）关于外交政策問題，我們拿平时一貫的主张，作詳尽的申述，認为必須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設法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蔣对这点表示也可以，但一再說对中日

China

問題不宜忽視，認为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都有利。我們将来可望因此不再受白种人的欺負压迫，不过目前还做不到——或者終他的一生也还做不到。

（四）关于特殊建议问題，我们建议他对革命的領导方針应該重新郑重考虑，从今以后，应該放弃和中共軍事斗爭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賽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分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爭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政治，所以我們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絕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錯誤观念。我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該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現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蔣对这两点頻頻点头，但表示：我們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們这样的，同时我們也不容易做到，我們現在应該先做最恶劣的打算，即使毫无完整的地区，亦要做复兴国家的努力。

（五）关于蔣的出国問題，第一天看到蔣，便被他发了一頓脾气，我們不容易再开口，以后只得轉湾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轉到这問題上来，給他委婉分析，認为他留在国内，无論对大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談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題，他就故意談到别的問題去；有时很憤慨地說："我是一定不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統，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有时我举出事实說明他还在那里指揮軍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自己移駐到宜昌去，便說是奉了他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憤慨地告訴蕭毅肅，由蕭传了出来。蔣連說："沒有这回事，我沒有发这个电

China

报!”后来他的态度比較和緩,只說:“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地来!他們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紙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絕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到这种地步,我們不便再勉强說下去,只好留到以后再說了。

(六)关于内閣改組問題,李上台后,孙閣就有总辞职的消息,立法院对孙极不滿意,李也不愿意孙繼續下去。三日到溪口后,我們曾和蔣談到这一問題,蔣表示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到七日,孙閣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話到溪口和我們商量,提出几个繼任人选,特别着重在何应欽,但是蔣表示不贊成說:“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該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且指出:(1)在准备和談期間,敬之(何应欽字)任行政院长頗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現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繼孙組閣也不相宜。我又以电話和何商議,何对組閣很犹豫,并說:“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我又回过头来劝蔣:“你要不同意让何敬之来組閣,內閣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責任推給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蔣仍未同意,問題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話来催促,一直到十日我們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蔣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給何,要我們帶去。

由于这八天的盤桓,我們用尽种种委婉的言詞来和蔣談,培养大家的感情,后来蔣的态度就和緩多了。临别还送我們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場上飞机,欢然握别。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　何应钦组阁

我们回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何在极为踌躇之后终于答应了，不过他一再郑重对我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有同意了。于是何的新命在三月十二日正式发表。

何阁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我主张邵力子先生出任外长，但是邵不愿意。不得已而思其次，我曾建议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外间便纷纷传说："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各种反对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我和傅只有一面之缘，并非素交，我的建议只是着眼在外交政策为事择人而已。后来因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傅也不敢就了。

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共正式发表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做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主席元月十四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四月一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并由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据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这个消息一发表，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振。而南京政府的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也在这时通过发表了。

四　和谈腹案

在中共通知和谈地点与时间前，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

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外（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

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

China

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訂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約"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訂条約加以审查，如有損害国家領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議，并由該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該会議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額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額，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談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見(附后)进行商談。

以上九項仅系商談之預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則性的限度，商談时仍应逐条力爭，不得已时方漸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項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請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島及长江流域連接鄂西、陕西、綏远地区双方第一綫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軍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鎖，准許国軍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軍海空軍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軍之偵察及空中輸送补給，海軍之江海巡邏及对各海港之輸送补給，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現

China

共軍集結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間諜之防范及維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誤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議者外，双方第一綫交通迪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議，在停战期間暫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虜之交換另行协議。

五　頑固派的压力

和平虽然是絕大多数人民的渴望，但是近視盲目、自私自利的頑固分子，依然多次从中阻梗，給我們很大的压力。我举几个例子：

"……惟愿諸公始終勿忘政治民主，經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軍队国有五大原則，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則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潘公展等給李宗仁、何应欽、于右任、居正的寅艳电。

"……和談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其在政府，尤須不忘自身之立場，乃为国民大会去岁依据宪法所产生者。苟先漠視宪法而又置国民大会于不顧，試問諸公將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談判？本日本会开会，僉訊为此次和談，政府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內，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須坚持者，应为政治民主、經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則。至于一切軍队之必須国有，基本人权之必須維护，尤为天經地义，毫无假借牽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为宪法与政制之任何修改，絕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不容任何人可以越俎代庖。特主张即請政府根据去年国民大会之决議，赶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議，以为最后之决

China

定。……”——国大代表上海联誼会給李宗仁、何应欽并轉各和談代表的寅艳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須維护，如須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的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以切实保障;(四)自和談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談結果，必須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談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道，准許新聞界自由采訪。……”——留穗立法委員联誼会給李宗仁、何应欽轉各和談代表的寅世电。

“……(一)和談內容，攸关全民利害存亡，况国家主权屬于人民，故和談进行，国共双方而外，宜有民意代表参加，容許双方記者自由采訪，随日公开，以示坦白无私;(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纵可依法修改，而不容任意放弃;自由为国民基本，人权尤为任何政府所当尊重，本会前电所提政治民主化、經济社会化、軍队国家化，不但为往年政协决議之原則，亦且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此次和談，仍应遵循不变。……”——全国和平促进会給李宗仁、何应欽并轉各和談代表的寅陷电。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談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談进行詳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談判結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和談內容，应坚持下列原則：(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須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須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爭責任問題应毋庸議。……”——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談話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发給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欽的寅卅議穗午电。

China

"……(一)在总的原则上，必须将和談与投降界限划分清楚，双方应以平等合理为談判基础；(二)现在华北国軍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島、太原、归綏、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須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輕易放弃，或有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三)双方为表示和平誠意，于和談开始应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对上列各据点先行解围。……"——立法委員王秉鈞等六十一人沒有日期和称謂的来信。

从这些电文中，显然已看出了顽固派的组织行动，也充分說明了国民党内部极大多数人不知己、不知彼的昏憒糊涂情形。在那种情形下，給我們的压力是显得十分沉重的。

六　再到溪口

决定了四月一日动身到北平去之后，我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去看蔣。这件事，外間传說有"奉李宗仁、何应欽之命"之說，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事是我自动提出，我的用意是：(1)蔣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談得到协議也沒用。这是一种現实的做法。(2)那时候，京沪的頑固份子十分囂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謠言，溪口之行，我認为对他們有一种鎮压的作用。(3)蔣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們除了章士釗外，都是党員，应有向他請示的必要。(四)在礼貌上說，也有去看蔣的理由。其实，当时李宗仁对这件事倒是并不怎样同意的。

我在二十九日飞到溪口，三十日回南京，同行的还有屈武。吳忠信是早住在溪口的。到溪口以后，我就感覚到空气和上次頗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沒露面。当我把和談研

China

究的大概情形报告了蒋，并把上述"腹案"給他看，他只說："我沒有什么意見。你这次負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談，沒有具体的意見。

这次和蒋談了几回話。二十九日一到溪口就单独談，以后有吳忠信在座也談，三十日离溪口前又作最后一次的談。記得二十九日下午蒋、吳和我，从蒋住的蒋母墓庐中山径边談边走一直走到溪口，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終老是乡。我听了很高兴地說："总裁这話对和談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答："你斟酌吧。"

回到南京后，我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新聞稿发表，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請，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当时博得全場不断的掌声。事后朋友們还对我說："这是行先以来，在立法院会議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到四月一日飞北平的第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員到明故宫机場送行，可以見出他們——至少是大多数人心理的趋向了。

China

回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軍事会議实况

宋　希　濂

蒋介石、陈誠过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計了人民的力量，把中國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爭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現，悍然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議，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的两年中，在人民解放軍的痛击下，蒋軍被歼灭了二百六十多万人。在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仅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点。而在國民党反动統治区域内，則是通貨膨胀、物价飞涨、征兵征粮急于星火，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求生存，展开了反飢餓、反内战、反迫害的英勇斗爭。在这两条战綫上，革命势力洶湧澎湃，弄得反动派手忙脚乱，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重要軍事会議，也是最后的一次全面軍事会議。这次会議的目的，就是企图作垂死的掙扎，来維持其摇摇欲墜的反动統治。

会議的时間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历时七天。

会議的地点是在南京國民党政府国防部大礼堂。

会議的参加者有蒋介石、何应欽、顧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蕭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